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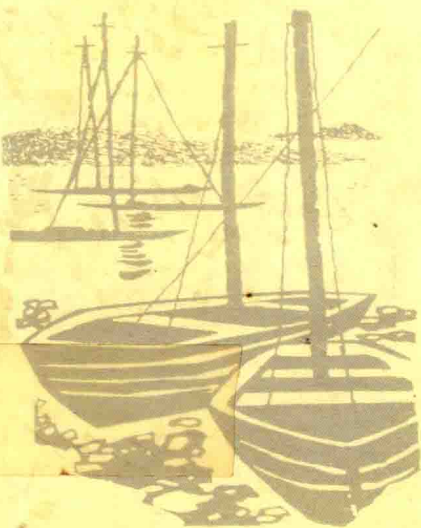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六辑

静静的顿河

Quiet Flows the Don

〔苏〕肖洛霍夫



中国文联出版社

静静的顿河(一)



李志刚 张苏敏 王丽美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卷一

第一章

麦列霍夫家的院子位于村庄的尽头。牲口圈的两扇小门面对北边的顿河。在青苔遍布的灰绿色白垩巨石之间有一条八沙绳长的坡道，下去便是河岸：到处都是珠母贝壳，河畔被水浪冲击的鹅卵石形成了一条灰色的曲岸。再过去，便是微风吹拂的波光鳞鳞的顿河急流。东面，位于红柳树编成的场院篱笆外面的就是黑特曼大道；岔道口上耸立着一座小教堂；教堂后面，是蜃气弥漫的草原。南面，是白垩的山脊。西面，是一条横贯广场、直至河边草地的街道。

参加倒数第二次土耳其战争的哥萨克麦列霍夫·普罗珂菲返回村庄。他从土耳其领回了一个裹着披肩的娇小的老婆。她老是把脸掩盖起来，极少露出她那忧郁、野性的双眼。丝披肩散发着一股远方的神秘气味，那绚丽的绣花令女人们羡慕不已。被俘虏的土耳其女人一直都回避普罗珂菲家的亲属，于是麦列霍夫老头子不久就把儿子分了出去，一直到死都未到儿子家去过，原因在于他不能忘掉这种耻辱。

普罗珂菲不久就安排好了家业：木匠给他建造了一幢房子，自己围起了用以饲养牲口的院子。秋初，便把驼背的外国老婆带进了新家。他俩紧随在装着家产的大板车后面，走出村子；全村老少纷纷涌上街头来观看。

自那时起，村子里就极少见到他了，他再也不去哥萨克聚会的广场，孤单单地生活在村头顿河边上的小房子里。村子里流传着关

于他的故事，简直神乎其神。在牧道外牧牛的孩子们说，他们似乎看见，每到黄昏时分，普罗珂菲就把老婆抱到鞑靼村外墓地的土岗上，把她放在土岗顶上，背对一块千百年来被风吹雨打得千疮百孔的巨石；然后自己坐在她身侧，就这样，他们久久地向草原凝望着，直至霞光彻底消失的时候。然后，普罗珂菲把妻子裹在羊皮大衣里，又抱回家去。全村的人纷纷在猜测这种古怪的行为，但是谁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女人们为此忙得连闲聊的工夫都没有了。有关普罗珂菲的妻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人证明说，她是绝无仅有的美人，另一些人的看法却正好相反。直到天不怕、地不怕的玛夫拉——一个正在服役的哥萨克的妻子——假装到普罗珂菲家去讨新鲜酵母回来以后，一切才算弄清楚了。普罗珂菲到地窖里去取酵母，玛夫拉就趁这个机会偷偷瞧了一眼，原来这个土耳其女人是个丑八怪……

片刻之后，红涨着脸的玛夫拉，头巾歪到了一边，站在胡同里对一群娘儿们添油加醋地说道：

“亲爱的人们，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她什么地方迷住了他，如果是个普通娘儿们倒也罢了，但她，……肚子不像肚子，屁股不像屁股，真是丑死啦。至于身段，就跟马蜂一样，一折就断；两只眼睛，又黑又大，老天爷宽恕我吧。肯定是怀孕了，真的！”“怀孕啦？”婆娘们吃惊地问道。

“我又不是黄毛丫头啦，有三个孩子啦。”

“相貌如何呢？”

“相貌吗？黄脸膛。可能在外国过得并不舒服。对了，姐儿们，她穿着……普罗珂菲的裤子。”

“真的？……”婆娘们都惊骇不已。

“我亲眼目睹的，我一看，吓得我心惊肉跳……”村民们纷纷传说普罗珂菲的老婆会使妖法。阿司塔霍夫家的儿媳妇（阿司塔霍夫家住在村头上，紧挨普罗珂菲家）信誓旦旦地说，似乎是在三一节^①的次日，她在黎明前发现，普罗珂菲的老婆光头赤脚，在他们家院子里挤牛奶。从此，母牛的奶头就干瘪成小孩子拳头一样大。奶也断了，而且很快牛就死了。

^① 三一节是复活节后第五个节日。

那一年，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畜疫。于是流言蜚语立即在街头巷尾传播开来……

哥萨克们开了个会，随后前往普罗珂菲家。

普罗珂菲走到台阶上来，向大家致意：

“各位老人家，你们有什么事光临寒舍啊？”

哥萨克们无言地向台阶边挪动着。

最后，一个喝得醉意朦胧的老头子首先喊道：

“把你那妖婆交出来！我们要审判她……”

普罗珂菲跑向屋子，然而他们在门洞里追上了他。身强力壮的炮兵——绰号叫“牛车杆子”——把普罗珂菲的脑袋按到墙上说：

“不要吵，不要吵，这没有什么可吵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不过我们要把你的老婆弄死，总比全村的人由于没有牲口都饿死好得多啊。你不要吵，否则我把你的脑袋在墙上撞碎！”

“把她交出来……”人们在台阶旁边叫嚷着，一个和普罗珂菲同团服役的哥萨克，把土耳其女人的头发缠在左手上，用右手捂住她那拼命喊叫的嘴，迅速穿过门洞，把她拖了出来，扔在人们的脚边。土耳其女人发出一声尖叫。普罗珂菲推开六个哥萨克，冲入内室，从墙上扯下马刀。哥萨克彼此拥挤着，从门洞里退出去。普罗珂菲在头顶挥舞着寒光闪闪的马刀，从台阶上冲下来。人群纷纷在院子里四散开去。

在仓库旁，普罗珂菲追上炮兵“牛车杆子”，斜肩铲背把他劈为两半。哥萨克们按倒篱笆围栏，穿过场院，向草原逃去。

半个小时之后，再次鼓起勇气的人群才又靠近院子。两个侦探畏缩着身子，走入门洞。全身都浸在血泊里的普罗珂菲的妻子，仰头横在厨房的门坎上。普罗珂菲脑袋哆嗦不已，目光呆滞，正在把一个啼哭不止的肉团子——早产的婴儿——包到羊皮袄里。

普罗珂菲的妻子当天晚上就离开了人世。孩子的祖母，普罗珂菲的母亲，可怜这个不满月的孩子，便把他抱回家去。

家人把他放在蒸热的锯木里，喂他马奶吃，一个月之后，确定这个黝黑的土耳其长相的孩子不会夭折的时候，就把他抱到教堂里接受洗礼。跟祖父一样，这个孩子也叫潘苔莱。十二年之后，普罗珂菲刑满归来。剪得短短的、杂有几根银丝的红胡子和一身俄罗斯式的衣服，使他简直成了一个异乡人，跟哥萨克截然不同。他把儿

子领回家中，又重整家业。

潘苔莱长成了一个肤色黝黑、勇敢无畏的小伙子。面貌和匀称的身材跟母亲相仿。

普罗珂菲为他娶了个哥萨克姑娘——邻居的女儿作妻子。从此起，土耳其血统就和哥萨克血统交融了。也是从那时起，高鼻子、稍微有点野性、美丽的哥萨克麦列霍夫家族——村里都称他们为土耳其人——便在村子里繁衍起来了。

潘苔莱埋葬了父亲之后，便埋头苦干经营起家业，几年下来，倒也有模有样，显得自足而充裕。

岁月流逝，晚年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日益发福，虽然稍微有些驼背，但看上去仍然还是个体态匀称的老头子。他身板儿硬朗，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年轻的时候，参加沙皇阅兵的御前赛马，把左腿摔伤），在耳朵上戴着一只半月形的银耳环，直至老年，他的胡须和头发仍然是乌黑的；发起脾气能气得死去活来；这显然使他那曾经十分美丽的妻子未老先衰了，现在已经成了个满脸皱纹的胖老太了。

大儿子彼得罗已经成家，他很像母亲；身材矮小，翘鼻子，长着一头麦色的乱蓬蓬的头发，褐色的眼睛；但小儿子葛利高里却像父亲：尽管比彼得罗小六岁，但个头却比哥哥高半个脑袋。他也像父亲一样，长着下垂的鹰鼻子，稍微有点斜的眼眶里，嵌着一对淡蓝色的、扁桃仁似的热情洋溢的眼睛，高高的颧骨上紧绷着一层棕红色的皮肤。葛利高里也和父亲一样，稍显驼背，甚至连笑的时候，爷俩的神情也是一样的粗野。

父亲最为喜爱的女儿杜妮亚什卡^①是个长胳膊、大眼睛的姑娘。加上彼得罗的妻子达丽亚和她的一个小孩儿——这就是麦列霍夫家的所有成员了。

第二章

清晨，麦列霍夫一家人，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最先醒来。

^① 杜妮亚什卡是叶芙多基亚的小名。

他一边扣着绣有小十字架的衬衫领子，一边走上台阶。他把牲口放到街上去。达丽亚仅仅穿着一件衬衣跑去挤牛奶。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朝着那被达丽亚踩倒，又缓缓挺直起来的小草看了看，便走入内室。

屋内葛利高里一只手伸出床外，正在睡觉。

“葛利什卡^①，钓鱼去吗？”

“什么？”葛利高里低声问道。

“咱们钓鱼去，直至太阳出来。”

“妈妈准备好鱼食了吗？”葛利高里穿好衣服随父亲向门洞里走的时候，声音嘶哑地问道。

“准备好啦。你先到船上去吧，我马上就来。”

老头子把热气腾腾的、喷香的黑麦装进坛子，然后仔细地把落到外面的麦粒捡到手心，接着跛着左脚，一瘸一拐地向坡下走去。葛利高里无精打采地坐在船里。

“上哪儿？”

“黑石崖。到前两天咱们在上面坐过的那棵倒在水里的树旁瞧瞧。”

“放开钓线，我来下食。”到达目的地后，父亲低声对葛利高里说，一只手塞进了冒着热气的坛子口里。

黑麦粒声音清晰地溅落到水中。葛利高里安好鱼食，爷俩便开始钓了起来。

一个小时候。钓鲤鱼的战斗宣告结束。

他们收拾完钓鱼用具以及“战利品”后，葛利高里把船从岸边划开。划了有一半路程的时候，葛利高里发现父亲脸上的表情似乎是要说什么，不过老头子却只在无言地眺望山脚下村子里的宅院。

“你，葛利高里，听我说……”不久，老头子终于迟迟疑疑地说道，“我看得出，你跟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似乎……”

葛利高里的脸立即涨得通红，扭过头去。

“小心点儿，小伙子，”老头子怒气冲冲地继续说道，“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司徒潘是咱们的邻居，我不许你勾引他的老婆。这会造孽的，我事先警告你：如果叫我发觉了——我就用鞭子抽你！”

① 葛利高里的爱称。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双拳紧握，眯缝着鼓出的眼睛，脸色煞白。

“这是谣言！”葛利高里凝视着父亲发育的鼻梁，含糊不清地咕哝说，那声音似乎是从水里冒出来的。

“闭嘴。”

“人们什么话都编得出来……”

“闭嘴！”

此后，直至码头，两个人都一语不发。船将要靠岸的时候，父亲又提醒说：

“记住，否则——从今天起，就不要去游戏场。一步也不准走出院子！”

葛利高里沉默无言。他把小船靠了岸，问道：

“把鱼拿回家吗？”

“不，卖给商人吧，”老头子口气缓和了一些，“钱留着你买烟抽吧。”

葛利高里咬着嘴唇，紧随其后。“得了吧，爸爸，即使你把我的脚捆起来，今天我仍要到游戏场去。”他一边恶狠狠地盯着父亲扁平的后脑勺子，一边心里想。

葛利高里洗净鲤鱼，走出家门后在大门口碰见了同年龄的好友米吉卡^①·科尔舒诺夫。米吉卡一边走着，一边玩弄着镶着银饰的皮带头，两只又圆又黄的眼睛，在细窄的眼缝里闪着黄澄澄的油亮的光芒。两个瞳仁仿佛猫眼似的朝上翻着，于是米吉卡的眼神就显得变幻莫测，不可捉摸。

“你拿着鱼到什么地方去？”

“今天钓的。给商人送去。”

“是莫霍夫家吗？”

“是的。”

“大约有十五俄磅^②吧？”“还多半磅呢。我刚刚称过的。”

“一起去吧，我会帮你的。”

“好的。”

① 米吉卡是德米特里的爱称。

② 一俄磅等于四〇九·五克。

“请客吗？”“没问题。”

街道上到处都是做完祷告回来的人。

沙米利家的三弟兄也在路上并肩而行。

大哥，独臂的阿列克谢，走在中间。两个兄弟，一个叫马丁，一个叫普罗霍尔，都很像阿列克谢，简直跟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没什么区别：也是那样身材短粗，不同的是他们都双臂健全。

葛利高里向沙米利弟兄们打招呼，米吉卡却扭头走了过去。这是由于谢肉节时在拳斗场上，阿廖什卡^①·沙米利毫不留情地照米吉卡的脸上猛击一拳，打掉了米吉卡的两个牙。

阿列克谢走到他们面前，连续眨了五次眼睛。

“卖劈柴棍子^②，对吗？”

“你买吗？”

“怎么卖？”

“一对公牛，外加一个媳妇^③。”

“什么？还要一个媳妇！你还要牛犊子吗？”

“你自己留着传种接代吧，否则，你们沙米利家就会断子绝孙啦。”葛利高里粗野地嘲讽道。

然后葛利高里和米吉卡说笑着，来到莫霍夫家的台阶下边。

“快看呀，米特里^④，这才叫日子……”

“门把手都是镀金的。”米吉卡推开通到阳台的门，咕哝说。

“谁在外面呀？”阳台上有人问道。

葛利高里胆怯地率先走了进去。

“您找谁？”

一个姑娘在藤摇椅上稳稳地坐着。葛利高里一语不发地望着她那丰满、红艳的心形嘴唇。姑娘仔细打量着走进来的人。

米吉卡马上来帮葛利高里说话：

“你们买鱼吗？”

“鱼？我去问问。”

① 阿廖什卡是阿列克谢的爱称。

② 指鱼。

③ 指母牛。

④ 米特里是德米特里的简称。

她摇了一下椅子，站起身来，阳光照透了她的洁白的衣裙，因此米吉卡瞧见了两条胖腿的模糊轮廓和衬裙上晃动着宽的宽花边。两条光腿肚那种滑腻、白嫩的模样使他感到吃惊，只有两个圆圆的脚后跟上的皮肤略显乳黄色。

米吉卡推了一把葛利高里。

“瞧，葛利什卡，你看这裙子……玻璃似的，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姑娘从过道的门里返回，又坐到圈椅里。

“请到厨房里去吧。”

葛利高里踮着脚尖走进屋内。米吉卡眯缝着眼睛瞅着姑娘。姑娘则用顽皮不安的眼睛看着他。

“您是这的人吗？”

“是的。”

“谁家的？”

“科尔舒诺夫家。”

“您叫什么？”

“米特里。”

“这鱼是谁钓的呀？”

“他，葛利高里，我的好朋友。”

“您也钓鱼吗？”

“有时我也钓。”

“用钓竿吗？”

“是的。”

“我很想去钓鱼。”她沉默片刻后说道。

“这有何难，要是你愿意，咱们就去。”

“真的吗？不开玩笑。我们如何来安排呀？”

“要很早就动身。”

“我起得来，但得有人叫醒我才行。”

“叫醒你是可以的……不过你爸爸呢？”

“爸爸怎么了？”

“千万不要把我当贼捉！……还会放狗咬。”

“您净说胡话！我独自一人睡在角上的屋子里。就是这个窗户。”她用手指头指着一扇窗户说道，“您来了，敲敲我的窗户，我

就起来啦。”

然后，米吉卡玩弄着皮带上的发乌的银片，沉默无言。

“您娶亲了吗？”姑娘问道，露着隐约的笑容。

“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觉得好玩罢了。”

“不，还没有。”

米吉卡忽然满脸通红，可是她面带微笑，问道：

“对了，米佳^①，姑娘们爱您吗？”

“有些爱我，也有些不爱。”

“请您告诉我……为何您的眼睛跟猫眼睛特别相似呢？”

“什么？”米吉卡终于给弄得狼狈不堪了。

“丝毫不错，完全像猫眼睛。”

“可能是天生的，……我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米佳，为何您不结婚呢？”

米吉卡窘了片刻，立即就镇定下来，觉得她的话里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嘲讽意味，黄眼睛就闪烁起来。

“我的媳妇儿还未长大呢。”

她惊异地把眉毛向上一挑，满面通红，站起身来。

她那掺杂着嘲讽的、一闪而过的微笑深深地刺疼了米吉卡。正在这时主人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从米吉卡面前神情严肃地走过。

“是找我吗？”他走过去的时候问道，连脑袋都没有扭一扭。

“他们是送鱼来的，爸爸。”

葛利高里空着手走了出来。

第三章

鸡叫一遍之后，葛利高里才从游戏场返回家中。他刚想睡觉，哥哥的孩子在厨房里忽然大声地啼哭不止。

① 德米特里的爱称。

达丽亚睡意朦胧地咕哝说；

“闭嘴，淘气鬼！你不睡，也不叫人睡。”她轻声唱道：

小淘气，

你到哪去啦？

我照料马去啦。

你瞧见了什么？

瞧见了一匹

备着镶金鞍子的马……

葛利高里在节奏明快的催眠曲声中想道：“明天哥哥就要去参加野营啦。余下达什卡^①和孩子……可能，我们割草的时候他不会在家啦。”

清晨，睡得迷迷糊糊的葛利高里摸进了马棚，把马牵到胡同里去。马在后面谨慎地挪动着脚步。往水过去的斜坡很难走。

葛利高里在水边站了好长时间。从马的嘴唇上不断地落下滴滴水珠。

回到马棚时他遇到了母亲。

“是葛利什卡吗？”

“是我。”

“饮过马了吗？”

“刚刚饮完。”

母亲身体稍微后仰，用围裙兜着引火用的干牛粪块，步履蹒跚地挪动着两条瘦弱的光腿。

“将阿司塔霍夫两口子唤醒吧。司徒潘要和彼得罗同行。”

葛利高里来到阿司塔霍夫家的门廊上。门未上闩。司徒潘睡在厨房里的地铺上，妻子的头夹在他的腋下。

在破晓的昏暗中，葛利高里瞧见阿克西妮亚那一直撩到膝盖以上的衬衣和两条白皙的大腿。他痴痴地看着，觉得喉咙阵阵发干，脑袋嗡嗡地响。

他又贪婪地扫了一眼，然后用一种变了调的声音沙哑地叫道：

^① 达什卡是达丽亚的爱称。

“喂，有人吗？该起床啦！”

“哎呀，谁呀？是谁来啦？”阿克西妮亚醒来后匆忙地摸索着，用一只赤裸的胳膊在两腿中间慌乱地往下拉着衬衣。

“是我。母亲让我来唤醒你们……”

“我们现在就……别进屋来……有跳蚤，我们只好睡在地上。司捷潘，起来吧，听见了吗？”

葛利高里从她说话的声音里听出，她十分窘迫，便匆忙走开。

这次村子里参加五月野营的哥萨克加起来共有三十人。集会地点是在技场上。七点钟不到，哥萨克便带着全副装备，身穿五月野营的帆布上衣，或骑马或步行陆续向技扬涌来。

第四章

傍晚，春雨绵绵。

杜妮亚什卡摆动着两条小辫子，飞快地穿过院子，关上了鸡窝的小门。孩子们在街上蹦蹦跳跳。邻家八岁的孩子米什卡正在一只腿蹲着转圈儿。

杜妮亚什卡羡慕地看着玩得兴高采烈的米什卡以及米什卡的同伴，但一看到正怒气冲冲地噘着嘴从窗户里向外看的母亲，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跑回屋内。

在门洞里，父亲和汗流浹背的葛利什卡，正从耳房里向外拽一张卷着的大鱼网。

“快去取粗线和大针！”葛利高里朝杜妮亚什卡嚷道。厨房里点燃灯火。达丽亚坐下来缝鱼网。老太婆一边摇晃着孩子，一边咕哝说：

“老东西，老是出馊点子。现在捞什么鱼呀？……”

“喂，瞎吵吵什么？闭嘴！”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嚷道，“婆娘们，快点缝吧！早就告诉你们看看鱼网。”

“现在哪儿来的什么鱼呀。”老太婆撇着嘴提醒说。

“不懂——就少说几句吧！我们在沙子嘴就可以捕到鲟鱼。这会儿浪高风大，鱼都往岸边跑。现在可能河水已经发浑啦。喂，杜

妮亚什卡，去听听——河水涨了没有？”

杜妮亚什卡很不情愿地向门口走去。

“都谁去呀？达丽亚可不能去，奶头会受凉。”老太婆仍唠唠叨叨地说。

“葛利什卡随我去，另一张网，叫阿克西妮亚去，另外再找一个婆娘就行了。”

杜妮亚什卡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

“河水涨得可猛啦！”

“你随我们一起去吗？”

“还有谁去呀？”

“再找几个老娘儿们。”

“好吧！”

“好，披上件衣服，跑到阿克西妮亚家去。假如她去，叫她再把玛拉什卡·弗罗洛娃一同叫上！”

“那娘儿们是冻不坏的，”葛利高里笑道，“她胖得跟肥猪差不多。”

“葛利顺卡^①，你最好带上一把干草，”母亲劝说道，“放在心口下头，否则内里会受凉的。”

“葛利高里，去找点干草。老太婆说得不错。”

杜妮亚什卡不久就把婆娘们领来了。阿克西妮亚身穿一件破上衣，看起来好像矮了一些，瘦了一点儿。她跟达丽亚彼此说笑着，冷冷地瞟了葛利高里一眼。肥胖的玛拉什卡在门坎嘶哑地说道：

“带上口袋了吗？天啊，咱们马上去逮鱼啦。”

大家走到院子里。

葛利高里走在前面，突然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

“留神，爸爸，这儿有一道沟。”

“太黑了！”

“靠近点儿，阿克秀莎^②，挨着我，咱们一起去下地狱。”玛拉什卡哑着嗓子大笑不已。

“瞧，葛利高里，似乎已到了迈丹尼科夫家的码头了吧？”

① 是葛利高里的爱称。

② 阿克西妮亚的爱称。

“是的。”

“从这儿……开始……”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顶着呜呜作响的风嚷道。

“听不清楚，大叔！”玛拉什卡大声喊道。

“下水吧，上帝保佑……我从深处下网。喂……玛拉什卡，你往什么地方拉呀？我从深处下网！……葛利高里，葛利什卡！让阿克西妮亚从岸上下网！”

葛利高里用脚试探着河底，直至没膝的地方并下好鱼网。

突然一个大浪头迎面扑来，葛利高里被冲出了很远。

“啊！”阿克西妮亚在岸上不由失声惊叫。

葛利高里竭力挥动双手。脚底下有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他用手一抓，原来是鱼网。

“葛利沙，你到底在哪儿？……”阿克西妮亚的哭叫声又传了过来。

“怎么你不答应一声呀？……”葛利高里爬到岸上，生气地喊道。

他们俩蹲了下来，浑身颤抖不已地解着乱成一团的鱼网。葛利高里一边解着鱼网，一边仔细地端详着阿克西妮亚。她面容苍白，然而两片略微朝外翻着的红嘴唇却已浮现出一丝笑意。

“大浪一下子把我冲到岸上，”她气喘吁吁地讲道，“真把我吓坏啦。我还以为你肯定淹死了呢。”

俩人的手碰在一起儿。阿克西妮亚摸索着把手伸到他的袖筒里面。

“你袖子里真暖和啊，我可真冻坏啦。全身疼得不得了。”

“看它，那条该死的鲑鱼撞了这么大一个洞！”

葛利高里把鱼网中间的窟窿摊开，大约有一俄尺半长。

杜妮亚什卡从沙滩上一边向他们跑过来，一边喊道：

“带线了吗？”

“带了。”

杜妮亚什卡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

“你们坐在这干什么？爸爸让我来找你们啦。快去沙子嘴吧，我们已经在那儿捉了好多好多鲟鱼啦！”杜妮亚什卡用显然十分得意的口气说道。

俩人听完急忙向沙子嘴跑去。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边卷着烟，一边吹嘘说：“一回逮了八条，又一回……”他停了一会儿，抽着烟，默默地用脚指着口袋。

阿克西妮亚好奇地看了看口袋里里面垂死挣扎的鲟鱼。

“你们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啦？”

“鲢鱼把网撞破啦。”

“缝好了吗？”

“差不多了吧……”

“好，继续捞吧，到河湾处后咱们就回家。别闲着呀，葛利什卡，你还在等什么呀？”

葛利高里挪动着两只僵直脚走去。阿克西妮亚冻得还在打哆嗦，葛利高里从他俩拉着的鱼网都能明显地感觉到。

“不要哆嗦啦！”

“我是不想哆嗦，不过，现在已冻得我都喘不上气来了。”“快来……将网拉上来吧，这条该死的鱼！”一条大鲤鱼在网里挣扎不已。葛利高里赶忙拉着木棒往回收网，阿克西妮亚弯腰跑向岸上。

“咱们沿河边草场走吧？”

“从树林子里走近一点儿。喂，你们那边好了吗？”

“先走吧，我们一会儿就来。”

阿克西妮亚和葛利高里收拾好用具后便向回走，但只走了一百多俄丈远，阿克西妮亚就呻吟不已：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啦！两条腿都麻木啦。”

“这有个旧干草垛，你进去暖和一下，好吗？”

“也好。否则我是走不到家了。”

葛利高里把草垛顶撤到一边，从里面挖了一个窟窿。

“爬到里面去。这儿可暖和了。”

阿克西妮亚扔下口袋，钻进里面，干草一直埋到脖子。

葛利高里冻得颤抖不已，躺在一旁。从阿克西妮亚的湿润的秀发上散发出阵阵醉人的气息。她仰面而卧，嘴唇半张，均匀地呼吸着。

“你头发上的气息简直诱人极了……”葛利高里俯下身轻声说。

她一语不发。葛利高里从口袋里抽出一只手，猛地把她的头扳

到自己身边。她竭力挣扎，站起身来。

“让我走！”

“轻点儿声。”

“让我走，否则我可要喊啦！”

“别喊，阿克西妮亚……”

“潘苔莱大叔，……”

“怎么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应声喊道，原来他距他们很近。

葛利高里紧咬着嘴唇，从草堆上跳下来，阿克西妮亚也站到了草堆旁边。

“你喊什么呀？怎么啦？”老头子走过来，又问道。

“没怎么，就是冻得不得了。”

“唉，真是妇道人家。看，这不是草垛嘛，快进去暖和一下。”

阿克西妮亚轻轻一笑，弯腰去拿口袋。

第五章

距野营集合地谢特拉科夫村，约六十俄里之遥。彼得罗·麦列霍夫和阿司塔霍夫·司捷潘以及同村的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绰号叫赫里斯托尼亚的赫里桑福托金^①、炮兵托米林·伊万同行。

第六章

阿克西妮亚十七岁那年嫁与司捷潘为妻，她原本是顿河对岸、沙漠地区的杜布洛夫卡村的人。

在她十六岁那年的秋天，有一次她在离村子八俄里的草原上耕地，夜里，她那时已五十岁的父亲把她双手捆绑，强奸了她。

“你如果敢说出一句，我就杀死你，你如果不说出来，我就给

^① 赫里斯托尼亚的意思是基督的儿子。